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貢生臣秦聯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著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吕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將欲適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迹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皆人為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

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升高而望稷稷衆多埋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太陰在陸而沉隱於鄽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沈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僖之恥見許由而許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

鬳齋口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隣也藏居比隣而人不見（見一作知）聲消逃名在陸而沈喻隱於鄽市著猶

知佞多言何以為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為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奥是亦逃名求志者必

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以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

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瘭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畧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為之至也夫適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

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

呂註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為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内之欲惡為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疑獨註為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踈畧而無成功封人推已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

熟耰其禾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適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神亡情以狥衆人之所為動之死地者也蒹葭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㵋疽疥癰内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

鬳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
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猶萑葦即茅塞其心
之義性蔽塞則欲自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通
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
性而天理滅矣失氣亦病有並潰氣者有漏發者不
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
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

穗上平曰齊畨詳經意去聲為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餮以此為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

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辠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

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

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力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興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

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覬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覬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𢃄乎先王之宥不識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不下

為不可得也

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名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也以得為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

君愛民反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為隱物匿而以不識者為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為之計民知力竭而不可為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行政之失而至此葢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

争又滿欲脱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則反古之道矣藏典法而愚黙首設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鈍弱民之知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矣上既失民直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膚齋口義莫為者得非為盜為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為國好聚財然後有所争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卽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强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過取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

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絏喪憂皆謂之
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罹之莫
為盜乎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也不得非榮
辱貨財之名病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
爭其來已久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
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
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
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

又有嗟嘆不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絶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　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見鬳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四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覩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無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

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虗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如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為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伴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非去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伴我者未必真是忤我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紛紛日新

其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為是非莫逃天理無為安逃哉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鬳齋口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為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

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如何逃得

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為被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令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

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蛟蛇野馬之過不知其幾而吾之至靈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

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可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為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耽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

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摶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摶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

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豨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為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

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為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狶韋曰公死卜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為其子得之則公之為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

素定謚自符合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鬳齋口義衞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邪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名對摶執贄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為靈公所得也

靈之為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以

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為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狶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謚寔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

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為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求見在等無滞迹無爵無謚翛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否豈不混成盡美善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

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隂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

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兆羣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自賜若有由賜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能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戾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

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道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

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所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遊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為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

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趨舍於其間比於大澤大林無不備觀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為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

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於無名者叱哉若以謂之道者為道是猶認狗以為馬也

疑獨註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而不知合併天下以為公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合為異合異為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併天下以為公唯其公

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蒙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為無為則物各自為而無所不為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為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為差各執所見

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為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為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

碧虛註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為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為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

合同異之旨山積衆石河合百川大人合并郡國以為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遠炎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名非道強名之物物自為非道強為之道無所為故能無不為也冬春之代謝皇王

之澆淳於此為禍為戾於彼或為福為宜𠀋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精粗皆同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為公強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始出其宗者𠀋哉

鬳齋口義聚井為丘聚丘為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為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

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為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為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并以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出乎胷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為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為公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貌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為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殉之心如向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

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為同也稱物數而為萬總形氣為天地陰陽道者為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以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

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實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

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巳情故不免於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

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乎然旣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是章類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説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知者所當究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

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

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

生凡此事故云為趨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然非為所能由斯而言莫為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物之所在物

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為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閒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之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静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

終則始隂陽兩四時兩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之知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覩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鷄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

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
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
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
近在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
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
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於物
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
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

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為有陰陽四時欲惡雌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

以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鷄鳴犬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有將為者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莫為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為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

可言意則愈踈不若求之於言意之表也夫人之死生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覩則或使莫為之說疑其為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覩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強明則或使莫為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乎言而足者内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

物兩得之也
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至（至一作治）一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勁貌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於萬物亦皆隨次序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彌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覩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

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為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莫逃乎累夫物所賴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

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倏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覩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李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

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
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若離其
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鬳齋口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
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同中之
與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
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
運相為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

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發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莫為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細大理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

前而不可覩以為或使又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未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既動而止之時覩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為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真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真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

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我按指海印發之似汝

舉心塵汝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

起憑虛而起膚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或有因

皆出於天人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

至聚散八者又自然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

實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

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

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内事也若夫方外覩
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
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
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為我兼愛以其
不合乎道故以鷄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
不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
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為皆不
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為虛

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為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噓吸而有信莫之為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為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為風氣所使生死為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為於無為使於無使曰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覩其議亦然觀其本而

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為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李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

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唯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

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惟慎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蕪盡

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傅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内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耻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識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

理身之要至於柏矩歎辠人以失為在已正已以正物也蘧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産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李真接子虛實皆為執

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黙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當而非言非黙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貢生臣秦瞬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巳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絯所謂錯行尚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

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慤啓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内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大而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

已者也蓋道未至於償然而盡雖在已所欲猶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發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

或係於所畀是為兩陷螴蜳不能成其所欲為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絯之時利害相摩水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槐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疑獨註在已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已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

在已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憂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已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爍金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陰陽因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絯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為陰陽所制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

物五行所以為之賊陰陽所以為之寇為憂樂所陷而不能逃也蹩蝳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瞥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摩盩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名能憒然忘形於利害之外

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物外

乎或以仁義為可必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俊偉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為碧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逄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忠孝被刑則國家

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謟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儻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膚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齊主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害親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絯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火兩陷為人道陰陽螴蜳怵惕不安心若懸言

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蕩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為物欲熏灼其為月者不能勝之僨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褚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為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澆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

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燬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黄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燬則過亢

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冲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為之累而氣動於中喜怒並毗陰陽交勝冲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内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廹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无求解脫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昏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内攻冲和焚爐而患生焉夫陰陽之運於太

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後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

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償然而道盡償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章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急必及其時若監侯之諾莊子以邑
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轍魚之喻言侯不知鮒
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為巨鈎大錙有興事造業之
意犗犍牛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
得雖遲而警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
喻所得者大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
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
徒是矣鯢鮒魚之小縣令官之卑皆非遠大之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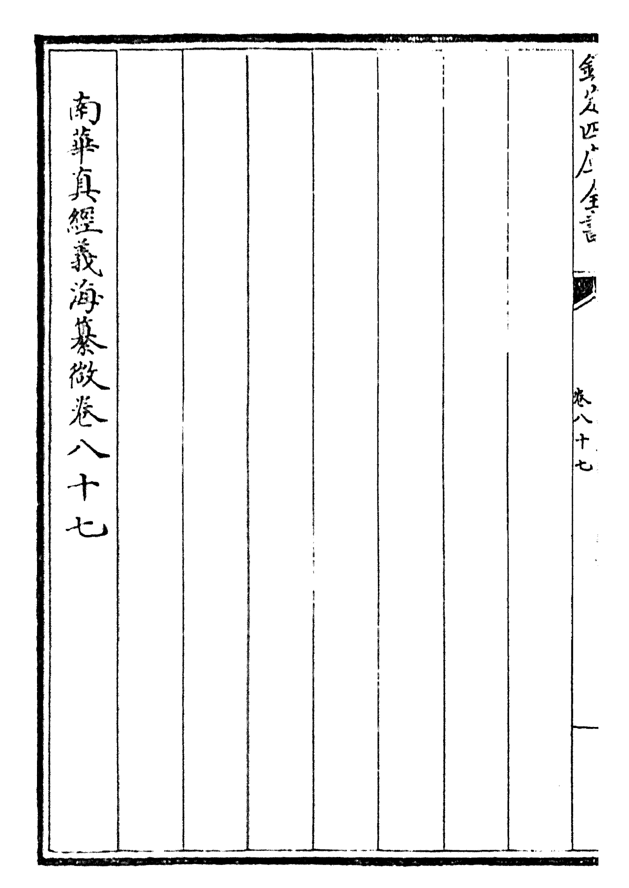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轍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彘肩之謂也任公子為巨鈎大緇而得大魚於朞年之後世之輇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平聲所謂荆篠之竿纑絲之綸是矣縣平聲高也謂高名令聞

鬳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

相與者輇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之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乎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鱝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吴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吴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為百谷王張君本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

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
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
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鈎巨緇
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
字為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
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
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䱇魚下忽然作色
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翼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恃詩禮以修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爲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冢必發桀紂之墓者盖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鬳齋口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貴古逸詩也接其

鬻而下教其取古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如此而已柰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

也南華憫世真切而無所効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綱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

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來僂視之𠥓然似營他人

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不及之事患之而歡者無患則醜患不可長故一患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安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静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邪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

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俗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閎宴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

患者也道無不為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辔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躊躇之謂也柰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註末肩背傴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為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為害以聖迹治世俗使人凌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

及真道也患之而歡者無患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患焉患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已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為中民相忘而閉所謦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静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中有矜色故老萊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免萬世之患迹也驕矜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畧事業弗逮耶以患為悅而驁物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而惡桀若泯絶聖迹毁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

無累紀則矜名也

膚齋口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容知外飾之思慮鶩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為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結之理動而弗静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柰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

人之心非具絶塵眼未易道此與闗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父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名患故令去之鷔一作鶩為憂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鶩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歎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盖譏夫子遑遑遊騁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鶩終身之醜庸民之行

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辯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讓與物皆傷也動謂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趨舍於行為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静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汎然無習而自能非跂而學彼也

吕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

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絶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茍以之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刳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阨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矣夫聖人者聚衆之善并天下之

知所以謂之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碧虚註龜卜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為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雞鳴將旦而莫逃愚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忘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

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鬳齋口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徒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物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為已私雖不利於已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為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為至知

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謀之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為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巳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

不為性所不能不可強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

用而不知無用者乃為有用者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昜嘗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畢決絶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葢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

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適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韋豨氏之流觀今世澆薄其心孰能平而不詖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内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

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為用明矣逍遥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

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返遁者防患而不進决者果於動絶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爲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爲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火馳雖與爲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爲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

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履蹈之外為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為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適逃之志果決卓絶之行刻意以為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

任也覆墜謂不遊學而廢業火馳謂若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遞為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汙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敎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鬳齋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

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遁逐物決絶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為也覆墜陷溺世故火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没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為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為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為是非順人不失巳外混世而内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

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遥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

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能者不可强也

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適者多否則又為決絶之行

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畏鑊陷阱如至於

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遥遊哉故

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

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

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為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過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為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别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為波蕩之人忘古今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為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荅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强

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為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

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實乃開閬空曠遊不係勃谿爭處攖逆也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槩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

為顫甘為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踐
得失交戰於胷中幾何而不至於跈此陰陽之患所
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
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
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
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
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
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周固生白而邪穢不

能侵心有天遊逍遥無為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跻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得不出乎争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

慮知謀柴其内而不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始修也

疑獨註徹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内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内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為物所壅相陵賊而害衆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為主息者冲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

徹息則六者之主人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胞有重空乃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能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

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謚者言之急爭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謚知好勝故出乎爭柴謂衆好内實故生乎守背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衝地而生耒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為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潄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閼而氣息弱者由欲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升降與之無窮乃為嗜欲所窒空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内有丹田三宫金堂玉室胞有重閬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窒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為丘山之

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為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
夸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誑急則淺陋
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柴立不移而
自保守免為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
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靜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
鎒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鬳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
為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為真顫甘心所知為真知

德為真德矣哽謂不通跈者足迹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靳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鬭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

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併與名失之謚同謚有急意急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痴兒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為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

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為德所致

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閼窒哽塞物欲騰踐

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

地之和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

養生之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本而有所作

為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貫穿萬

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

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閬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内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虚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虚則尊卑勃戾心不虚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虚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

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
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
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
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暴
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
而爭興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
而無變執一已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
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嗅嘗思慮與天下

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過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容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

顫同膻 跈同踐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趣舍

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眞遠矣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路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𢦒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𢦒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有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

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也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黙字之誤胥滅謂剪齊須鬓以滅老萊子又作剪滅静黙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

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駥猶馭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為天下之功賢人者聖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為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為者逃堯湯而去之

見其未能無不為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

喻義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滅休老未可以還

嬰寧以止遽未可以厭心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

令見光分明是撿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

兆發於目眥披摵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

務故佚者趍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

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壓垢

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窾踣河蕩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兎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索隱探微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靇齋口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胷中本

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有事駴同駭聖人所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蹲於窾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踣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駴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

作駭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踣河是皆認迹以為真併已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兎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是篇首論内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内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

内求其在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内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僨然無為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患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説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為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智治民

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

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來如知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閒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爵中徒逃湯而致踣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

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傷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